

# 任卓宣教授軼事

● 陳良玉 (前中國文化大學國貿系系主任、中興大學教授)

## 一支筆勝百萬大軍

任卓宣(葉青)為反共巨擘，一代學人，在學術界久享盛名，其夫人尉素秋教授為文學家，對古典文學造詣精深，是一對學界璧人。尉教授是我的同鄉前輩，四十五年前，在我的青澀歲月裡，因同鄉關係，有幸曾在他們家中小住，準備當年的大學聯考，一窺學術門徑。當時，他們家

除兩老夫婦外，還有尉教授侄兒，當時正就讀台北師大附中的尉天驄和我這個「外人」，兩老兩小，同一個屋簷下食宿，關係堪稱密切，這段生活在我的生命史上，是最珍貴，最值得懷念的一頁。

歲月悠悠，數十年匆匆過去，我也成了學術界的「園丁」，執教上庠「誤人」

子弟，成就難望任卓宣伉儷前輩的項背，但兩老的音容笑貌，常縈腦際，感念不已。雖然任卓宣教授辭世已十多年，但作為一個曾受提攜和奧援的後輩，不敢一日或忘，逢年過節，或工作餘暇，必趨府拜望，長年接觸，聽到許多任卓宣教授的軼事趣聞，近讀坊間「葉青先生評傳」，介紹其生平膾炙人口的故事，覺得猶有未足，乃於補充二三事，以彰哲人賢德。

葉青何許人也？撤退來台的知識分子，接觸過反共復國大業者，可說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其實他早已成名，來台的後輩大多孤陋寡聞而已。由抗戰開始至大陸陷共，葉青曾在大陸各報刊雜誌發表過許多文章，也巡迴各地演講，密言讜論，蔚為一大風潮。他的言論範圍至廣，政治、社會、文學、哲學無一不包，尤其反共、批

共文章直戳其理論深處，最使共黨頭痛。他可說是一位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及反共理論家，有人說：「葉青的一支筆，勝過百萬大軍。」可見他筆下犀利，力有萬鈞了。因而他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。

不過，任卓宣畢竟是位士大夫，是個要筆桿的人，粗識之士八路未必知曉，據說一九四九年初，共軍醞釀渡江，任卓宣已先一步既隨政府南遷，任夫人因教課關係較晚離南京，以後到了上海，已沒有南行的火車，只得再返回南京，這時共軍已進京，派人到其寓所「造訪」，那個共軍問尉夫人「妳是葉青的愛人嗎？」答說：「不是，我已結婚，我的先生是任卓宣」共軍又問「任卓宣是誰？」夫人答以「你這個共產黨，怎麼連任卓宣是誰都不知道

。「很不齒的告訴他「任卓宣就是葉青，葉青就是任卓宣啊！」那共軍聽後，似懂非懂，但又告訴任夫人「你暫時別外出，我會再來看看你的。」說完就走了，以後沒有再來，幾天後，任夫人乘隙逃離共區，輾轉抵港。走筆至此，讀者當知「葉青」者，乃任卓宣先生的筆名也。

### 研究主義獨具慧眼

再一次，在台北有一次學術演講會，一位聽講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，在大陸即愛讀葉青的著作，是他的忠實讀者，可說是位「葉青迷」，由於研究學術關係，更是台北「三一聯誼社」名人演講會上的常客。這一天，適逢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演講，演講時間到時，他看見陶希聖乘坐黑色轎車前來，前呼後擁，很有派頭。陶希聖講完，他聽說還有另一位副部長要來演講，時間到了，他看見一位穿藍布長衫的長者乘三輪車而至，飄然入內，一派仙風道骨，他雖覺得其貌不凡，但沒有理會，仍在期待黑頭轎車前來，他一面聽這位先生演說，一面企盼黑色轎車到達，可是直到這位先生講完，也未見再有黑轎車。不過，他覺得這位先生的

演講內容豐富，全篇都在講三民主義，但與以前聽過三民主義演講的內容大不相同，別人都是照本宣科，人云亦云。而這位先生言語流利，理論精深，是他二十年來從未聽過的，彷彿覺得其理論和「葉青」著作類似。後來問一位同來聽講的朋友說：「研究三民主義的學者，除了葉青以外，還有任卓宣其人？」那位朋友又對他說：「虧你還是研究國際問題的，對國內的名流竟不注意，葉青就是任卓宣先生的胞兄呢？」當時他竟信以為真，不知他的朋友正在嘲笑他。後來知道葉青是任卓宣的筆名，大感啼笑皆非，很不好意思。

由以上的故事可知，連學界中人，都弄不清「葉青」就是「任卓宣」，一般本省同胞更多不知葉青其人了。任卓宣是四川省南充縣人，民前十六年（一八九六年，清光緒二十二年）農曆三月初六生，家世貧寒，得族人資助，始讀完南充中學，繼受四川學者張瀾推荐，勤工儉學，赴法留學，嚮往社會主義，一九三三年和多位留法同學一起加入共產黨。一九二五年，上海五卅慘案發生，留法學生基於義憤，

群集巴黎，進行激烈之抗議，任卓宣等被捕入獄，接著被驅逐出境。他輾轉抵俄，

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。返國後適值國共分裂時期，粵、湘、贛等地，陷入混亂，歷經艱險，轉赴成都。張瀾時任成都四川大學校長，乃邀其主編「科學思想」旬刊，執筆為文，介紹科學方法，啟發青年思想，成效卓著。自此決志獻身文化工作。啟迪民智，喚醒國魂，拯救國家危亡。一九三〇年，由川赴滬，與友人創辦辛壘書店，並出版「二十世紀」、「研究與批判」等刊物，饒富趣味，極為引人。其出版書籍，大抵以思想論著為主。任卓宣生平有三大愛好：即讀書、寫作、穿藍布大褂。他一有錢就買書，其藏書有數萬冊，為了放置他的書，他的夫人特以新台幣五千元在中和買了一塊土地，蓋了一座二層樓房，最大的一間就是他的書房，後以颱風浸濕了他的書，乃將書籍搬至二樓；他寫作的範圍甚廣，包括哲學、科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藝文等等。其中尤以闡揚三民主義與從事反共思想作戰，揮智竭力，成效斐然。先後共發表二千餘篇文章，出版二百多本著作，總字數達二千萬字以上，傳道、授業、著作等身。

上海五卅慘案發生，留法學生基於義憤，群集巴黎，進行激烈之抗議，任卓宣等被捕入獄，接著被驅逐出境。他輾轉抵俄，

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。返國後適值國共分裂時期，粵、湘、贛等地，陷入混亂，歷經艱險，轉赴成都。張瀾時任成都四川大學校長，乃邀其主編「科學思想」旬刊，執筆為文，介紹科學方法，啟發青年思想，成效卓著。自此決志獻身文化工作。啟迪民智，喚醒國魂，拯救國家危亡。一九三〇年，由川赴滬，與友人創辦辛壘書店，並出版「二十世紀」、「研究與批判」等刊物，饒富趣味，極為引人。其出版書籍，大抵以思想論著為主。任卓宣生平有三大愛好：即讀書、寫作、穿藍布大褂。他一有錢就買書，其藏書有數萬冊，為了放置他的書，他的夫人特以新台幣五千元在中和買了一塊土地，蓋了一座二層樓房，最大的一間就是他的書房，後以颱風浸濕了他的書，乃將書籍搬至二樓；他寫作的範圍甚廣，包括哲學、科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藝文等等。其中尤以闡揚三民主義與從事反共思想作戰，揮智竭力，成效斐然。先後共發表二千餘篇文章，出版二百多本著作，總字數達二千萬字以上，傳道、授業、著作等身。

任卓宣的第三愛是穿藍布大褂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，有人說他守舊，過的舊式

生活但他不以為意，他無論上課、演講，參加婚喪喜慶大典，都穿著藍布大褂。吃飯也很儉樸，每天早晨，約六時左右，即進入書房，開始研究與寫作，每天早餐一碗稀飯，兩個荷包蛋，午、晚餐，有甚麼吃甚麼，絕不挑食，吃飯的時候也講三民主義或五權憲法，夫人常常逗他，他一開講，夫人就打趣的說：「好啦，好啦，三句話不離本行。」他很尊重夫人，說不講就不講。此外，他還常提到軍事，他去法國留學，原欲學習軍事，臨時改變主意，研究社會學，尤重三民主義。他很關心台灣的安全，認為確保國家的安全，必須掌握制空與制海權。他的愛國心特別強烈，一九八五年二月，曾在自己創辦的「政治評論」上發表專文「如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，同年九月又重刊一次，可見他對用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很有信心。

我追隨任卓宣近四十年，相濡以沫，在三民主義方面，也累積很多知識，這些知識都是他的「真傳」。因而在一九八四、八五年間，我曾參加過兩次三民主義論文比賽，一次得到優勝，一次獲第三名，領到獎狀和獎金。所以非常感念他對我在生活上的照顧與知識上的教導。

任卓宣教授曾遭大難，時間大約是一九二五年，這個時間可能不正確，但我曾於去秋及今年元月上旬兩度向尉素秋教授求證，也曾向任卓宣的幾位高足，如陳鵬仁、蕭行易、喬寶泰和曲兆祥諸人請教，推定這一年是他擔任共產黨湖南省黨部書記時，被國民政府逮捕，經湖南清共法庭判處死刑，行刑時犯人七人，他排中間，第一槍他即應聲倒地。事後，一個路人帶著一個小孩從刑場經過，那小孩兒發現七人中還有一人活著，於是那路人對他叫了一聲：「你沒有死，還不快跑」，於是便起身逃走。據夫人告稱，子彈是從後背射入，前胸出去，但未碰及心臟，故能大難不死。但第三天又被國民政府逮捕，監禁起來，在牢裡要他閱覽國父的三民主義等書，自此成了國父和蔣中正的信徒，數十年精研三民主義，終成三民主義理論權威，也成了馬列毛思想的剋星。

### 打筆戰博得夫人心

這一年也是任卓宣和尉素秋結婚的一年，說到這樁婚姻，也與眾不同。任卓宣於十九年由四川到上海以後，和友人王集叢創設了辛墾書店，擔任總編輯，次（二十）年二月又辦了「二十世紀」雜誌，該刊物的性質是科學的、批判的和綜合的理論性雜誌。他每期都發表有關哲學的文章。當時就讀中央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的尉素秋小姐對此很感興趣，因為她讀過很多古書，與任卓宣的論文看法有出入，於是經常投書攻擊，二人你來我往，經過四十餘封函件的往來，互不認輸，任卓宣便開始走訪尉素秋。據其夫人告稱，好幾次造訪，她都未予理會，經同學勸說後，二人才見了面。未見面前，她罵他是「崇洋犯」，他罵她為「老古董」。見了面以後，任卓宣並未以為她是位千金而加以恭維，反而滔滔不絕的分析近代哲學思想的起源，和其以後的發展。夫人認為她第一眼看清了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。二人經過無數次接觸和約會以後，決定下嫁於他，可是任卓宣竟告訴她「將來妳會後悔」，但在後來的婚姻生活中，夫人從未後悔過，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〇年元月任卓宣逝世為止，我所看到的卻是伉儷情深，形影相隨。到了晚年，任夫人常為他整理頭髮，幫他拿水服藥，恩愛逾恆。

### 被中共列文化戰犯

任卓宣在自傳中歷述：一、我為甚麼反共。二、我在上海反共的回憶。三、我在武漢反共的回憶。四、我在重慶泰和反共的回憶。五、我在南京上海反共的回憶。六、我在台北反共的回憶。七、我反共經驗的總結。八、任教中正大學的回憶。

九、反共經驗談等九篇，對他反共的理由、思想、方法和經驗作了詳細的陳述，共五萬餘言。從這些文字可看出他反共有獨到性、時代性和威力的影響性。他的反共觸怒了中共所有的文宣打手，最後毛首澤東也親自出來反擊。共產黨徒對其恨之入骨，例如國共合作時期，國民政府設立國民參政會，任卓宣列名於無黨無派的參政員之中，共黨竭力反對，並云：「如果要任卓宣為國民參政員，本黨（指共產黨）便不參加國民參政會。因為我們不能和他同坐一堂討論問題。」此舉引起了蔣中正委員長的注意，認為中國人這樣多，共產黨為什麼獨怕任卓宣呢？於是決定一見，召見之後，相談甚歡，從此受知於蔣中正委員長。

任卓宣教授軼事

抗戰勝利後，張溥泉（繼）奉命宣慰華北五省，邀任氏偕行，時我政府甫與俄國締結三十年友好條約，外蒙因而脫離中國獨立，任氏為此痛心疾首，曾誓言：「

此生當為收回外蒙而努力。」抵平後，即對大專青年演講，指出中共與蘇俄實為當前中國最嚴重之內憂與外患。當時有人相信中蘇友好條約的邦誼保證，對任氏此論譏不識時務，共產黨則橫加誣譏，指為破壞團結，後來，中共叛亂得勢，即將席捲大陸，列任卓宣、胡適、于斌三人為「重要戰爭鼓吹者」，即世稱之「文化戰犯」，怨毒甚深，於中共建政後累及親友。隨政府來台後，任卓宣全力進行反共反蘇的思想戰鬥，曾兼任台北市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執筆為文，剖析共黨謬論，由於他深研共黨理論，每能擊中要害，辨明黑白，於澄清思想方面，貢獻卓越。一九五四年，蔣中正在一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」中呼籲清除「共黨的毒」與「黃色的害」，他首先響應，與陳紀瑩、王平陵等發起「文化清潔運動」，組成「文化清潔運動」專門研究小組，對赤毒——指共產黨思想，黃害——指誣淫誣盜刊物，黑罪——指殘害身心的内幕雜誌，展開口誅筆伐，蔚成波濤洶湧的時潮，對穩定台灣，淨化人心立下汗馬功勞。

韓戰爆發以後，任卓宣一度專研韓國問題，撰寫「朴正熙總統及其傳記」，研

究南韓戰略價值及文化問題。朴正熙遇刺，為文力斥美國以友為壑，干預不當，促美國勿干涉韓國內政。因此，韓國慶熙大學於一九五九年頒授他榮譽博士學位。

### 屢蒙照拂受益非淺

一九七六年，我留學日本，學成回國，首在欣欣大眾公司擔任顧問，另在國立中興大學及文化大學夜間部企管系兼課，一九七八年起，又在中原大學企管、國貿二系及文化大學國貿系充任系主任，在生沽與工作方面均已安定，在學術上也小有成就，飲水思源，知恩圖報，乃於一九八七夏季懇邀兩老赴東勢林場休閒三天，住小木屋，盪鞦韆、賞花木、沐浴在那號稱維也納森林中，筆者與內子魏南馨能有機會陪同這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旅遊，深感三生有幸。事後，尉教授告訴筆者：「任先生一生都在研究、寫作、上課、演講，鮮有這樣的旅遊活動，高興極了。」筆者聽了雀躍不已，覺得做對了一件事。

每逢春節，尉教授接到我的拜年電話以後，就告訴任先生：「等一會兒陳良玉來向你拜年。」，任先生聽後，即服裝整齊的下樓坐在客廳等候。夫人告訴他說：

「陳良玉是晚輩，不要如此拘泥。」但他不為所動，等候如故。他平易近人，親切好客的作風，令人如沐春風。但作為後生晚輩的我很感不安，不過每次拜年，就等於聆聽一次訓話，大約要一個小時左右，

看他有些倦容時，就告辭離去，有時，夫人會留下吃飯，有時說：「你看良玉聽訓完了，就要走了。」

任卓宣原為無神論者，但他的夫人篤信基督教，並常應邀去教會證道。有一天任先生病了，非常痛苦，要夫人為其禱告，事後夫人問他「好一些嗎？」任氏說：「好多了。」夫人勸他說：「信耶穌吧！」仍答以：「不信」。非常有趣，其實，這就是任卓宣，一位實實在在的人。

## 中外名人傳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開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